

生活
百味

神奇的麦芽糖



Ruby

我小时候很爱吃麦芽糖。都是路上偶遇的小摊贩，大塑料袋里放着白白的不规则形状的麦芽糖。称分量时，卖糖的会拿一个小榔头，叮一声把麦芽糖敲碎。几块大的配一点敲下来的小的，合起来符合了需要的分量，才会卖给顾客。我忘记了当时的价格，总之不贵。

麦芽糖很粘牙，然而有股子清香，口感独特。长大后，不吃麦芽糖了。一是觉得太甜；二是觉得没有包装纸的糖不太卫生；三是物质丰富了，可吃的零食多了。

有时回通探亲，陪妈妈去南大街时，偶尔会在长桥看到还有人在卖麦芽糖。

去年秋天，我染上了流感，咳嗽不断。可以吃的药我都吃了，没能根治。可以试的土方子我也都试了，也没能根治。每天仍有几次咳嗽，缠绵着无法清零。

久病，人真的会着急，情绪不佳，变得神神叨叨。

不久前回通，陪妈妈去南大街，又看到了卖麦芽糖的老人。这次，我一眼注意到了摊位上的布帘子，上面写着：民间童年的回忆、历史悠久，麦芽糖止咳、化痰、健胃、润肺。

止咳、润肺，看到这几个字，我像溺水的人捞到了救命稻草，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包麦芽糖。依旧是熟悉的味道，依旧粘牙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，麦芽糖不仅仅是零食，还是我的心理安慰剂。我一块接一块，一会儿就把一包吃得干干净净。

神奇的是，这一天我一次咳嗽也没有了。

我不知道到底是麦芽糖起了效果，还是病症恰好到了该痊愈的日子。总之，令我惊喜的是，我真的不咳嗽了。几个月的咳嗽终于结束了。你说神奇不神奇？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jhwbpq@163.com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

闲云野鹤

掸尘做清洁卫生，在旧衣物里发现了这方手帕(见右图)。

手帕边长27厘米，色彩醒目。把手帕以菱形方式竖着摆放。上端山顶支云塔的绿树黄墙随即映入眼帘。塔尖近处“狼山”红字和下角“南通新华菜馆”的红字交相辉映，既显示了南通的地理标志，又突出了商店名号，四边湖蓝色的花纹，堪称雅俗共赏。

手帕上印着地址南大街49号，记得这座建筑物朝西，在聋子巷北边，原来是座教堂，新中国成立后曾短暂做过百货商场，20世

新华菜馆手帕



纪60年代曾改作中医院。新华菜馆开到此地后生意十分兴隆，享誉南通城乡。除了早餐最著名的鲜肉大包外，晚间筵席也很上规模和档次。

1994年，这地界成了现在的文峰大世界用地的一部分。电话513037，仅

有六位数。说明手帕制作时间在1997年以前。

同期的一些广告早已经烟消云散或湮没于故纸堆中，唯有这方小小的手帕很接地气，仍然耐看、耐读，让我立即想起了三十年前通城南大街浓郁的市井烟火气。

乐活
人生

微观世界之美



草莓草莓

在公园踏青，看见一个上海爷叔正蹲在地上用手机在拍摄什么东西，当然他的手机上添加了一些设备。我也弯腰去看，原来在拍草地上一朵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白花。但在他的手机镜头里，那朵花不仅不是白色，还是有八九朵花簇拥的一蓬花束，并且是粉色的花瓣与黄色的花蕊，我被它的美丽给震惊到了。



原来，一棵不起眼的小草开了花，人类平时根本看不到它的存在，却被有心人发现并记录下来，会做成视频让更多的人看到微观世界的美。

听爷叔说这套设备只需五百元，我连连夸赞这钱花得值，五百元就可看见另一个神奇的世界，太有意思了。



丁强

下午开着车，收音机里传来海来阿木的《五十年以后》。歌中唱道“此生最好的运气，就是遇见了你”。而恰恰就在中午，我们十一二个认识快50年的同学在这春和景明的时节聚了聚。

我们是从小打闹、一起长大的小学发小，其中还有几个人是穿开裆裤就相识的幼儿园同学。我们这十几个

五十年以后

人真是人生百态、各不相同，有企业家、有公司高管、有自由职业者，也有各路牛马，但每次相聚，都会褪去岁月的疲倦和伪装，脸上重新洋溢童真的快乐。我们几乎不会谈论工作，只会畅谈过去的故事，关心大家现在的生活。有烦心事也会互相聊聊、互相慰藉、抱团取暖。

这次的东道主是阿一。虽然经常开阿一的玩笑，但阿一对我们是真感情，买了一间店面房既不出租也不开店，只为有个吃吃火锅打打牌的地方，连门上

密码都告诉了我们，我们随时可以去坐坐。最近阿一在海安上班，为了这顿饭，专程带回来李堡百页和麻虾，自己熬的麻虾酱蘸着上好的牛肉就是香。

《五十年以后》还唱道“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都已白了头”。如今我们已经华发初生，也有几个同学头发开始稀少，左左9月份就要当外婆了。但我相信如果还有五十年，我们这帮人仍然会像这五十年一样快乐、开心，永远在一起。



灵,异

“你不要买了，我给你还留着一大瓶芝麻油呢！”临回城前，母亲问我家里有没有芝麻油了，我说上次带的早就没有了，正准备去买。母亲说还给我留



爱意不过期

着一大瓶呢。我吓了一跳，说你那油还是去年夏天榨的吧，早就过期了，应该不能再吃了。

没料，母亲却得意地说她早把瓶口给密封了，说这样无论放多久也不会过期。母亲边说边摸摸索索，不久就拿出一大瓶芝麻油来。当母亲小心翼翼拆开油瓶口的一瞬间，一股浓郁的芝麻香扑鼻而来。母亲给我装芝麻油的是一个空酱油瓶，她早就洗好并吹得干干净净。虽然我一再说先灌小半瓶，但母亲不由我分说，一下子就给灌满了。

我站在一旁，看到母亲帽子底下两鬓露出的丝丝白发，那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恍惚间，仿佛又看见母亲顶着烈日挥舞着镰刀

收割芝麻的场景。母亲的腿不好，每次她都是跪坐在地上翻晒芝麻秆，并用手撕去一片片芝麻叶子，脊背弯成了问号的形状。五六十度高温的榨油坊里，母亲汗出如浆，她总是不停地翻动着芝麻秆，只为榨出来的芝麻油能够更香更纯。一到家，她就把刚刚榨出来芝麻油分灌到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玻璃瓶里，并细心地一一封好瓶口。母亲总是说：“好油一定要经得住沉淀。”

我忽然明白，原来这世间最贵的油从来不能用金钱来衡量，就像我眼前这瓶高纯度的芝麻油，沉淀的是母亲浓浓的爱意，它的味道可能会过期，但爱意不过期，它永远鲜活地生活在时光褶皱里，定格在我的味蕾里。

美术老师的福气



李爱婷

低头改作业。一年级孩子们也在底下涂涂画画。一个个抿着嘴，看起来挺认真。

憨憨厚厚的小徐说，我要送你一样东西，从后排走过来，给我个迷你的“白底”福字，还差个点，我拿着谢了小徐，就请一个脑门大大的女孩儿给涂成了红底子。涂完举起来，让大家评判是不是更美了。

大家都发现还是红底黑字符合大众审美吧，正好他们作业画好了，也闲了，马上互相效仿，越画“档次”越高。描金的年年有余也有了，鲤鱼也有了……一片片都送给了我，好像又过了一次年。

美术老师的幸福就在那些稚嫩的小纸片里藏着。

